

013069141

R749.055

117

William J. Donerty

心术

心理治疗的道德责任

Soul Searching

Why Psychotherapy Must

Promote Moral Responsibility

藏书
图书馆

〔美国〕威廉·窦赫提著 李淑珺译

上海三联书店



北航

C1676410

R749.055

1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术：心理治疗的道德责任 / (美) 窦赫提著；李淑珺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9
ISBN 978-7-5426-4319-3
I. ①心… II. ①窦… ②李… III. ①精神疗法—医学伦理学
—研究 IV. ① R749.05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2330 号

心术：心理治疗的道德责任

著 者 / [美国] 威廉·窦赫提

译 者 / 李淑珺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李 珏

特约编辑 / 杨 松 谢晗曦

装帧设计 / 高思萌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640 1/16

字 数 / 133 千字

印 张 / 14.5

ISBN 978-7-5426-4319-3/B · 298

定 价：28.00 元

谢词

这本书可以算是我跟许多同事朋友对话后的延伸。因此我要在此感谢跟我姓氏很相近的帕特里克·多尔蒂，他怀着满腔热情，致力追求世界平等，提倡能够维护社会福祉的心理治疗，尤其令我感动。帕特里克看过这本书好几个版本的原稿，对内容提出了许多深入的意见与建议。伊莉莎白·霍斯特也仔细读过原稿，提出无数洞见卓越的批评指教，令我受益良多，具备道德意识的心理治疗也是她的理想。莎丽·梅森同样对本书原稿仔细阅读过，经常指出我忽略的细微之处。

除了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州之外，这些年来，罗伯特·贝拉的著作和他在专业上给予的支持，给了我许多启发，也是影响这本书完成的重要力量。戴维·沃特斯在一开始就给我许多很有用的反馈，在我含糊其辞的时候，促使我坚定起来。丹·杜耶则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在生物伦理学与心理治疗上的专业知识。

此外，我更由衷感谢过去这么多年来，在心理治疗中跟我分享生命故事与经验的个人和家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当然，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更改了足以辨识他们身份的信息，有时候则将

两个以上的案例综合在一起。

帮我处理出版事宜的吉姆·莱文以及本书的编辑乔·安·米勒看到这本书的潜力，认为可以出版给心理治疗师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并且协助我决定书中语言的风格。

我还要感谢位于意大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吉奥中心，让我有机会度过无比愉悦的一个月，沉浸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激发思考的群体中，完成了这本书。贝拉吉奥中心让我有机会静下心来反省、阅读和写作，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质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丽雅。她读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并且在读完每一章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她读后的感想。她对这项计划的热衷对我而言无比重要。她对我的支持和爱，也一如既往全心全意。

目 录

谢词 / 1

第一篇 心理治疗执业中的道德 / 1

第一章 心理治疗的道德责任 / 3

我们拥有心理治疗一百年了——结果世界变得更糟？

当我们把精神科医师的词汇当成第二语言，用世俗接受、包容的说法代替宗教上的善恶评断，在反对随意评断的同时，我们是否已经无法再做任何判断？

第二章 承诺 / 28

在处理道德决定时，只诉诸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种思维将会侵蚀当事人自身的生命质量，最终也会侵蚀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如果关注当事人实时需求变成我们唯一的考虑，心理治疗就欠缺了道德与人性的深度。

第三章 正义 / 60

决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以及顾虑到别人的福祉，并不是只能二选一的选择题。治疗师不仅必须帮助当事人确保自己受到公平对待，而且有责任肯定当事人的道德人格，帮助当事人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

第四章 诚实 / 83

诚实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个人自觉、个人发展，或心理回馈，更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治疗师必须重视诚实这个议题，因为它是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人际关系就会消散瓦解。

第五章 社会 / 105

我们被训练成用显微镜看事情，结果却看不到广大的天空。我们被社会塑造，也反过来塑造社会，但是心理治疗传统却对生命的这个面向几乎完全视而不见。我们需要创造机会，在心理治疗中建立新的个人与公共意识的联系。

第二篇 心理治疗师的核心特质 / 135

第六章 关怀 / 137

我们常认为治疗中主要的治疗因素是治疗技巧，但是关怀本身可能比技巧更重要，因为这是整个治疗过程的核心，也是使治疗有效的最佳媒介。关怀不只是助人行业中锦上添花的装饰，还是促进彼此了解的必要润滑剂。

第七章 勇气 / 164

身为治疗师，我们被教会要谨慎行事，面面俱到，却没有被教会要具有勇气。优秀的治疗师敢于在某些时候让当事人觉得不舒服，敢于拿亲近的医患关系作赌注，涉入比较谨慎的同事唯恐避之不及的浑浊水域。

第八章 审慎 / 190

真正的审慎并不是戒慎恐惧，而是充满智慧。当人们面对生命中重大的道德困境时，治疗师的力量足以帮助他们，也足以伤害他们。一位杰出治疗师的特征，就是能够不断在正确的时刻采取正确的行动。

附录 / 211

如何找寻优秀的治疗师，以及成立治疗师道德团体 / 211

第一篇
心理治疗执业中的道德

第一章

心理治疗的道德责任

二十世纪见证了心理治疗在主流文化中的胜利，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大众却对心理治疗产生了信心危机。^①他们开始怀疑的，并非心理治疗明显的益处。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美国人都曾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选择去看咨询师或治疗师，而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心理治疗对个人问题是有帮助的。^②大众真正质疑的是心理治疗是否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深层的社会与道德问题有帮助。治疗师暂时合理化逃离个人责任、道德责任和所属社会的行为，是否只是让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这样的忧虑不但来自外界，也来自心理治疗的社群内部。荣格学派的治疗师詹姆斯·希尔曼和他的同事迈克尔·文图拉所著的

① Philip Rieff,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② Gray R. Vandenbos, Nicholas A. Cummings, and Patrick H. Deleon, "A Century of Psychotherapy: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in *History of Psychotherapy: A Century of Change*, ed. Donald K. Freedhei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2), pp.65-102; "Does Psychotherapy Work?"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y 24, 1993): 57-64.

一本书就以非常挑衅的书名表达了他们的疑虑：《我们拥有心理治疗一百年了——结果世界变得更糟》（*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①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间，伍迪·艾伦与米亚·法罗对于孩子的监护权争夺案，在媒体上广受关注。从这个案件就可明显看到社会大众对于心理治疗的幻灭。案件中最突显的一项争议是，伍迪·艾伦既然与米亚·法罗十九岁的养女有秘密恋情，他是否还适合担任一位父亲。就像大多数儿女监护权的争议一样，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但是这次最受质疑的却是那些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的治疗师。这些治疗师被问到是否认为艾伦不应该跟自己爱人的女儿，也是他自己孩子的姐姐暗地相恋时，都不肯做出带有价值评断的结论。他们使用的说法仿佛水门案听证会的重演：“伍迪·艾伦‘可能’有判断上的错误。”“这段感情在这种状况下是一个错误。”以及（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说法）“这种情况是后现代家庭的反映。”法官一再尝试之后，仍旧无法让任何一位专家证人超越道德中立的治疗标准用语，到最后，他终于愤怒地打断其中一位专家证人：“我发现来这里作证的这些治疗师所说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你们说什么‘判断错误’或‘缺乏判断力’，但是没有比这些话更强烈的措辞吗？你们一

① James Hillman and Michael Ventura, *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2).

再说明‘后现代家庭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的类型，可是我们还是没谈到跟孩子的姐姐上床这个重点。到底这种行为表示什么？”^①

这些专家证人当然不笨也非无能。相反，这些备受敬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婚姻家庭治疗师被困在心理治疗用语中无法自拔，而这些用语早就将道德的牵绊摆脱得一干二净，不再包含任何所谓“对”与“错”，“应该”、“责任”与“义务”等字眼。这些证人如果以道德的用语回答法官问话，就可能会显得不够专业，结果反而变得不像专家——这种尴尬的处境让我很庆幸自己不在其中。而充满质疑的法官，就跟表达过类似观点的无数专栏作家一样，代表了一般大众的看法，认为在理解与衡量人的行为时，道德仍旧是一项重要的考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两件罪案的审判备受美国民众关注，其中一件是弑亲案，另一件则是对配偶的严重伤害，同样是许多人认为与道德有关的行为。洛杉矶的曼南德兹兄弟宣称他们长年受到父亲的身体虐待与性虐待，并坦承因此杀害他们的父母。罗瑞娜·巴比特也坦承在她丈夫熟睡时，割下他的阴茎，并表示这是为了报复她丈夫多年来对她的虐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证词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导致曼南德兹案的陪审团无法达成决议，而罗瑞娜·巴比特也获得当庭释放（她丈夫先前也在施虐案件中获得无罪释放——

① Peter Marks, "Psychologist Is Pressured on Views by Judge in Allen Custody Cas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93.

至少这个状况还算平衡)。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些结果显示现代社会对身体虐待与性虐待会造成的影响,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过去大多数人还以为这些问题极为罕见或只会造成短暂的伤害。但是从报纸杂志的评论和谈话节目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许多人因此担忧对个人行为负责的观念正逐渐在公众领域中消失,而治疗师则已经变成魔术师,可以利用心理学辞藻的面纱,让道德意识消失无踪。^①

同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治疗师的一些行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社会大众指控治疗师鼓励当事人回想儿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而戕害了家庭的情感联系。其中所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关于成年人的儿时受虐记忆是否可靠,以及某些治疗师诱发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后来却被证实相当可疑,这种行为是否妥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自己都持有两个极端的壁垒分明的看法。不过我要强调的重点是,治疗师越来越常被描绘成披着自由外衣的罪魁祸首——甚至成为讽刺漫画的嘲讽对象——称呼为无能的治疗师已经算是好的,最糟的治疗师则会鼓励当事人编造记忆,让他们的家庭支离破碎。虽然这些描绘并不见得公平或贴切,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媒体上的治疗节目和自助式心理书籍都将父母描写成坏人或压迫者,无疑对这种偏见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对心理治疗的批评视为低俗流行

① Charles J. Sykes, *A Nation of Victi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文化的副产物，但是事实上在社会学与哲学的领域中，也已经有观点犀利的当代人士挺身发言。当今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两位哲学家，亚里斯达·麦克英泰尔和贾格·哈伯曼都曾质疑“心理治疗文化”对当今道德规范造成的影响，也都认为在西方世界中，心理治疗与家庭和社会的衰微有密切关联。相似的评论也出自许多社会学家与社会评论家，包括菲利普·里夫，罗伯特·贝拉，克里斯托弗·拉希，迈克尔·勒纳和麦可与莉丝·瓦拉赫夫妇等。^①

大众对心理治疗师的信心受到侵蚀的同时，心理治疗这个行业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职业与伦理危机。美国健康护理体系开始控制心理医疗的给付，结束了心理治疗的黄金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内，大批的治疗师涌进这个领域，因为这里提供

①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Jurgen Habermas, "Law as Medium and Law as Institution," in *Dilemmas of Law in the Welfare State*, ed. G. Teubner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6); Rieff,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Philip Rief,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1);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r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and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91);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9); Michael Lerner, *Surplus Powerlessness: The Psychodynamics of Everyday Life—And 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lantic Highland,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1); Michael A. Wallach and Lise Wallach, *Psychology's Sanction for Selfishness: The Error of Egoism in Theory and Therapy*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83).

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前景可观，收入丰硕，还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性。治疗师就跟普通医师一样，希望保险公司会给付他们认为合理且必要的一切治疗费用。但是现在在心理健康护理体系控制下，治疗师必须配合由第三方拟定的治疗大纲，而这些治疗大纲大都坚持短期疗程，专注于治疗某一项已经诊断的特定精神问题。

结果是许多治疗师被迫要提供与他们当初训练不同的治疗：短期且专注于某项问题的治疗，不去牵涉有关生活质量或个人发展的较广泛问题。专业自主性的丧失、日益增加的执业不当诉讼和监督委员会对治疗师越来越多的惩处行动，使得许多治疗师面临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似乎既无法让当事人满意，又无法让付钱的第三方和监督委员会满意。这种经济上与伦理上的两面夹击，已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严重震撼心理治疗领域。^①

当治疗师需要大量的政策支持时，这些支持却没有随即出现，因为即使社会大众通常都很感激治疗师对他们个人提供的帮助，却认为治疗师在公众领域只会千篇一律地重复心理学的吊诡说辞，而无法直截了当地谈论道德责任与担当。连向来拥护心理学有其敏感性的专栏作家爱伦·古德曼都受够了，她在评论伍迪·艾伦一案时写道：

① 有一篇关于心理治疗师的管理式医疗危机的文章十分精彩，参见 Mary Sykes Wylie, "Endangered Species: Is Private Practice Becoming and Oxymoron?" *Family Therapy Networker* 18 (March-April 1994): 20-33。

我鲜少支持对所有人类行为贴上善恶标签……我也不
会随口批评某事“邪恶”。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不禁怀疑，
当我们把精神科医师的词汇当成第二语言，用世俗接受、包
容的说法代替宗教上的善恶评断时，也等于在大脑里切除了
道德判断的能力。尽管我并不愿意这样想，但是否在反对随
意评断的同时，我们已经变得无法再做任何判断了？^①

同时面对社会大众日渐增加的质疑和专业领域的自主
性缩减，我们这些治疗师可以哭喊受到误解或不被感激，
但也可以展开痛苦的自我检视，审视我们对于当今的社会
问题和我们自身的困境，要负起多少责任。我们当中大多
数人喜欢将自己视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即使受
限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外在的力量——而绝不会认为自己
是其中的问题之一。比较轻松的方式当然是认为自己是
在帮助这个无情的、破碎的社会的受害者，还要面对很容易
辨别的敌人：贪婪的资本家、自私自利的政客、压迫人性
的宗教团体。但是真正阻挠我们的，其实是我们无法协助
解决当代严重社会问题的现实。

本书认为，自弗洛伊德时代以来的治疗师都太过强调
个人的自我利益，太过忽略家庭与社会责任。在这个多元
化而道德苍白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在心理治疗的实际操作
上加入道德观念，需要培养治疗师的美德，给予治疗师成

① Ellen Goodman, "Good, Bad, and Psychobabble," *Minneapolis—
St. Paul Star Tribune*, April 6, 1993.

对自己负责，就等于对他人负责。^①

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两本书，名为《弗洛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以及《治疗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在书中就这些问题预测了一些应对方式。里夫认为，西方文明接连被四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所主宰：一、罗马古典时代的政治家，二、宗教人士（犹太教与基督教时期，直至启蒙时期），三、经济学家（从启蒙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则是，四、心理学家，他们的目标是自我的满足和对个人的了解，以求能够驾驭“最后的敌人——自己的人格”。^②根据里夫的看法，从弗洛伊德之后，二十世纪最突出的精神领袖都明确表达他们的信念，认为即使在社会瓦解时，仍旧可以把持的新的中心就是自我。^③随着“治疗主义”逐渐取代宗教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引，心理治疗师也在今日的美国社会成为实质上的道德导师。

而在治疗师被赋予道德导师这样的角色时，最大的问题当然是，治疗师其实向来都努力不去碰触道德问题。从弗洛伊德之后，所有主流心理治疗模式赖以建立的基础，

① 滴漏经济理论 (trickle-down economics)，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只要经济结构的最上层蓬勃发展，位于下层的自然也能分享到一点好处，这样的经济政策嘉惠大企业，造成企业势力越来越庞大。——译者注

② Rieff, *Freud*, p. 391.

③ Rieff,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p.5; 同时参见 Thomas Szasz, *The Myth of Psychotherapy*, 2d e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